

## 杂记

## 灯塔之光

胡容尔

比烟台山更高的，是白色的灯塔。白色的灯塔，矗立在烟台山山巅。在蓝天白云之下，在激滟碧波之上，灯塔那么挺拔，那么雄健，笔直地指向天空。

当夕阳交出最后的余辉，跃入大海之后，烟台山灯塔的红帽子显得格外亮眼。在黑夜来临之前，它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这座城市和这片海。等到夜色降临，灯塔亮起灯光，像一颗夜明珠，镶嵌在绿树掩映的山顶上。夜行的船只和海浪，在灯光的映衬下，显得从容而柔和。这种安宁和美好，属于烟台之夜。

我们熟悉这样的景象。作为烟台城市的标志和名片，灯塔在我们心中，是一个精神象征。

我的家乡山东烟台，这座古老的海滨城市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。烟台的名字里蕴含着“烟云缭绕，海涛不息”的意境。这一意境，来源于其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。烟台的命名与古代的军事防御措施有关。据记载，1398年，官府在临海北山设立狼烟墩台（烽火台），昼则升烟，夜则举火，用来传递警报。后来，这座山就叫作烟台山，烟台也因此得名。

遥想当年，蔚蓝色的大海上，烟波浩渺。一艘艘满载货物的船只，长风破浪，直挂云帆——航海英雄们一次次扬帆远航，一次次扬帆归来，嘹亮的号子响彻云霄，威武而雄壮。对于那些常年在海上漂泊的渔民和水手来说，夜幕深沉，海面上只有星星点点的渔火，而灯塔的明灯，就像是家的庇

护，给予他们抚慰。

对于那些身在异乡、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，灯塔是乡愁，是慰藉。想起故乡夜空下的灯塔，就能感受到亲人的惦念与呼唤。

烟台灯塔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烟台开埠之初。1858年8月22日，烟台开埠，成为山东最早的通商口岸，也是中国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。

建立港口，灯塔是标配。在从前缺乏导航设施、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年月里，灯塔能为过往的船舶校正方向，指引迷途。1867年，东海关在崆峒岛建成了烟台第一座灯塔。1868年，东海关又在烟台山的烽火台上，建起了带木柱屋顶的筒易灯塔和旗杆，用以指挥进出港口的船只，兼具天气风信预报功能。1905年，烟台山灯塔正式建成。彼时，崆峒岛上的烟台灯塔，则改称崆峒岛灯塔。从此，两者共同守护着这片海域的平安与繁荣。

后来，烟台山灯塔由于年久失修，照明度弱，在原址拆除重建。1988年投入使用的新灯塔，融合了中西方建筑艺术元素，基座坚实宽大，底部两层采用古堡式建筑风格，主体为白色的石柱，线条简洁大方。灯塔顶端装有360度转动的航标灯，直射距离可达30海里；并装有先进精确的导航系统，集导航、海上交通指挥、观光功能于一身。如今，随着导航设备的普遍应用，灯塔已不再担负主要的航标使命，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，旅游价值却日益凸显。巍然屹立的灯塔，平静地接受了更多的身份和任务。

有灯塔，就有守塔人。一代又一代的守塔人，与灯塔日夜相处。他们在黑夜里点亮光明，把光明的信号传递出去。从这座灯塔发出的光，包含着坚守、责任和信念的意味，照亮了漫长的人生航线。

据崆峒岛灯塔的守塔老人说，上世纪初，崆峒岛灯塔用的是白炽灯。“傍晚时候，爬到塔顶去开灯，晚上就睡在塔里，夜间还得给灯上弦。”看守灯塔，要做好养护、检修、航海观察等日常工作。摸熟了，习惯了，并不觉得单调乏味。1955年，崆峒岛灯塔曾使用乙炔气光源，灯塔工得爬上铁架，用火柴点燃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后来开灯关灯，通过电子遥控就能实现，不需要人工爬上爬下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们守望着潮起潮落，守望者日月星辰，守望者海上的每一个长夜，祈祷每一艘船和每一个人不在大海中迷失。“现在海上船只越来越大，事故却越来越少。从木板船、帆船、小型客轮到巨型货轮、海上邮轮、快速游艇，海面上的航迹也越来越漂亮了。”这是让守塔人感到欣慰的事情。

安徒生的童话《守塔人奥勒》，故事背景设在一座塔楼。守塔人奥勒是一位读过很多书，知道许多事情并且去过很多地方的人。他选择守塔，是因为他想要过这样的人生。这个工作，能让他从一个新的高度来观察天上、地上和人们的生活。他说：“从根本上说，我们大家最终都要成为守塔人，从高处审视生活，审视万事。”

假如生活是一座灯塔，那么我们

身处光源的中心，都在发自己的光，守自己的塔。我们照亮了什么呢？

7月的一个下午，我再次来到烟台山。苍翠的烟台山上，灯塔默然伫立。阳光透过云层，洒在灯塔上，金色的光芒与白色的塔身交汇，调制出明朗典雅的色调。

等待登塔的游人很多，也难怪，三面环海的烟台山灯塔，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，可俯瞰山、海、港、城的风光。排了很长时间的队，终于轮到我了，乘电梯直达11层瞭望台。站在灯塔里看世界，拥有与平时不一样的视角。此时，海天向晚，都是蓝灰色调，夕阳艳如熟橙，还未落下。港口忙忙碌碌，鸥鸟翱翔，作业的船只剪开白色的浪花，身后拖着裙裾般优美的轨迹；远处的海岛若隐若现，不时变换着形态，神秘如海市蜃楼；傍晚的城区，浸润在脉脉余辉之中——星罗棋布的楼宇、纵横交错的街道、川流不息的车马，像是这座城的脉搏，跳动着繁华的韵律。仙境烟台的勃勃生机和独特韵味，迅速地扑面而来。

脚下的烟台山，山色葱郁。时有古刹钟声冷冷、鸟鸣啾啾入耳。山间白墙红瓦的冰心纪念馆，在花草树木的环绕中，犹如一朵静静绽放的玫瑰花，任斑驳的光影在身旁缓缓流转。

那晚，我在烟台山灯塔下流连许久。静谧的灯塔之光，在海浪间跳跃，闪烁，与船上的灯火遥相呼应，与满城的灯火融为一体。在时间之海中，在接近天空的高处，灯塔以及它所代表的生命与希望之光，被人间反复擦亮。

## 秦岭的雨

史鹏钊

有人说，秦岭最美是秋天。晨起，向秦岭里走，七十二峪是大自然的妙笔，在秦岭北麓依次排开，林木葱茏，溪水潺潺。大峪有莲花洞，曲径通幽，那倒挂了千年的钟乳石莲花，赋予了这里更多神秘的意境。太乙峪有翠华山，终南群峰，姿态各异，活灵活现，游者络绎不绝。子午峪有古荔枝道，为旧时长安至巴蜀古道。栈道淹没在林海，摩崖石刻书写着往昔。祥峪深处净业寺院，石阶陡直，一副“归来山来清静如斯，出门去悠悠若云”的联语高悬。

一阵雨来，因为头顶的天空，有一片乌黑且低沉的云。大雨如注，净业寺门前的台阶上，躲雨的有我，还有一只守着古朴山寺的黄猫。黄猫憨态可掬，在台上圆石静卧。它不时看看这急促的雨，也看看我这个端详它的人。四目相对，它却闭目养起神来，相互不扰。雨顺着瓦檐落下，密林青翠中有淡黄相衬，远山云雾氤氲。秦岭深处一年有多少场雨，只有这寺院的青砖黛瓦知道，这一砖一瓦成了雨最多浸润的伙伴。雨从屋檐上滑下，沿着石阶走向远处，顺着峪坡奔向溪流。一条条溪流顺着高高低低的沟壑继续流淌，汇入了河流。

过了白雾，秦岭北麓少了急雨。可是在秦岭深处，急雨得还是那么突然，那么急促。山中一切草木的叶

尖上、树冠上，还有那鸟巢里，都有了雨的陪伴。起风了，乌云在山间翻山越岭，从祥峪向子午峪滑去，从子午峪向大峪抚过。云到之时，也是雨落下之时。雨来万木翠，百鸟羽毛湿。云在一个个山头走着，雨就在一个个峪中落下。直到乌云的全身都变得轻松起来，风拂散开，轻快如棉。王维曾有诗言：“山路元无雨，空翠湿人衣。”我沿着石阶慢步而下，额头和短衣湿了。悬挂在枝叶叶尖的雨珠，叶子抱不住它，它就滑落下来，一滴滴，时而急快，时而散慢。

秦岭下的村庄，掩映在秋后晚霞之中。这些村庄，已经没有了过去农家乐的无序，也没有了溪流旁肆意垂钓的景象。我漫步在村庄的路上，房屋依次排开，柴火已不再是乡亲们使用的燃源。和一位老者说起，这座山的灵气、水的滋养，他笑了起来，说自己今年承包地种下的玉米棒子，收成很好。他刚从地里回来，一双胶鞋上沾满了泥。

我走到秦岭脚下时，夜幕已慢慢拉开，鸟鸣岭间，嬉戏歌唱，溪流已跑向远处，从奔放到澄澈。我回味着这山里的一切，月亮从空谷中已渐渐升起，草从里的蟋蟀，曲高和鸣。远处灯火阑珊处，已是西安城璀璨的华灯。我喜欢秦岭的雨，秦岭的雨也滋润着我。



▲油画《眠》，作者吴冠中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## 大地

节日里，人们都不会亏待自己，总会想方设法犒劳一下自己的口腹。以前过节，瓜子花生是少不了的，能有点水果糖更好，再买点苹果，还要泡茶，蒸点馒头花卷，准备上一些青菜，粉条自己做……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要炸馓子，这是桌子上必不可少的。可炸馓子是个费劲的过程，所以得早早计划。

家里老母鸡下的鸡蛋不能再吃了，得攒着炸馓子用。面柜里的面粉不多了，得早点淘洗麦子去磨。炸馓子费油，得收拾胡麻榨油去。还要早早联系炸馓子的“把式”，毕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得有专业的人来做。

离节日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母亲就着手准备炸馓子需要的这些东西了。不只是母亲，村里的人都在准备。“把式”的时间已经预约排满了，毕竟搭一次油锅不容易，而且必须赶在节日那天让大家吃上自己家的馓子啊。

小村庄到处都飘着胡麻油的香气，因为村里每天都有人炸馓子。小孩子的快乐时光也来了，手上油汪汪的，嘴唇油汪汪的，顺着空气也是油汪汪的。大家根据这油汪汪的气味就知道今天是谁家在炸馓子。

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，母亲就架起了柴火锅，将买来的花椒大料倒进锅里，再加进去一桶水开始熬煮。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天亮，随着花椒水的香气越来越浓郁，炸馓子的序幕拉开了。

水熬好，便去请“把式”。系着围裙的“把式”进门的时候，母亲已经在一个盆里打好了鸡蛋液，拿出了买来的白糖，油壶也已拎出来备着，只等“把式”下手和面。

炸馓子的面不能放发酵粉，软硬要和做面条的面一样，这样才能保证馓子是酥脆的。有人觉得，不就是和面嘛，我也行！但最后炸出来的和硬棍一样，嚼不动，还费油费面。这个环节不能失手，所以才要请“把式”来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
“把式”一边和母亲聊天，一边把花椒水舀出来晾着，顺便还给母亲解释这样做的原理。母亲一边点头一边配合。大把的白糖撒进去，黄澄澄的胡麻油倒进去，打成糊糊的鸡蛋液掺进去，熬成褐色的花椒水淋进去，白白的面粉就丰富了起来。还有条件好的，会加蜂蜜，如果想吃咸味的，就再加盐。“把式”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各项流程。

而在另一边的大案板上，嫂子已经卷起袖子等着揉面。在地上，一个条桌已经支好，两个哥哥拿着比手臂粗的压面杠子，只等嫂子将“把式”和好的面揉到一起，就放到这个条桌上反复压。面团被搬到条桌上之前，条桌和面杠子都已经抹上了油，防止压面的时候粘连。压面是为了让鸡蛋液、油以及其他调料充分融合，更好激发面粉的弹性。这样，搓馓子的时候才不会断，炸出的馓子才会酥脆。

炸馓子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技术。压面需要两个人力气相当，配合默契，这样面团才能受力均匀，更好融合。经过好几轮的按压，面团被压成了长方形。又轮到嫂子上场了，她拿着刀把一整

## 运河边的村庄

滕非

这是北方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。说它普通，是因为与周围那些村庄相比，它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两样。曲折迂回的街巷，高低错落的砖墙瓦房，每家院门口都种着树，树荫里坐着上了年纪的老人。在北方平原，这样的村庄随处可见。它们有共同的特点：简单、朴素。唯一有所不同的，是村子东面紧临着一条大河。

村庄是普通的村庄，这条河却不是一般的河。河的名字叫卫运河，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段，也是冀鲁两省在这一地区的分界线。它南起河北馆陶徐万仓村，北至山东德州四女寺，曲曲折折200余里，沿岸星罗棋布散落着十几家码头、市镇。

因为这条河，村庄有了明显的不同。那些年，大运河的船只只南来北往，沿河的码头店铺林立。各色日用品被源源不断运到这里，然后分散流通到十里八乡。

村里人习惯了各类繁华。在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年代，因为这条河，貌不惊人的村庄成了方圆百里的富庶之地。

然而时过境迁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河里的水越来越小，河上的船只也越来越少。再后来，大河断流了，那些南来北往的客商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码头上间店铺就此关张。

码头虽就此凋敝，村庄却不甘落后。码头废弃以后，十里八乡自发在这里成立了运河大集，逢五开张。作为补充，村子里出现了一家小卖部。再后来，城市里自选自取的购物方式得到了村里人的青睐，村里的小卖部升级为乡村超市。最近几年，赶上互联网经济发展大潮，村子里又出现了送货上门的电商。

## 馓子飘香

马慧娟

块面分成大小一样的面剂子。我和二姐就开始给这些面剂子抹油，然后码放在一个大盆里。直到盆装满，再换下一个。

家里人多，馓子炸的就多，一直到100多斤面粉和完、压好，分割后装进盆里，准备工作才告一段落。炕桌、案板都被清理出来，准备搓馓子。第一盆面已经醒好，按照搓馓子的人数拿出来几块，用手指在中间钻个洞，然后抹上油，慢慢地捏成圈圈。直到圈圈越来越大，就可以放在桌上搓了。一圈一圈，搓到筷子粗细的时候就可以了，再一圈一圈盘起来，用两根长长的筷子挑起来放着。

另一边已经起锅烧油了，从油锅里捞馓子也是个技术活，所以这个过程还是得“把式”参与。将盘好的馓子先下进去一头，等稍微定型，再炸另一头，然后对折起来炸中间。等都定型了，就把长筷子抽出来，馓子就像一个小拱门一样漂浮在油锅里，被滚起来的热油簇拥着，直到颜色金黄，就可以捞出来了。

在不断的重复中，盆里的面少了下去，筐篮里的馓子多了起来。父亲看着堆起来的馓子，眼里全是高兴。这件大事解决了，节日也就过得圆满了。

如今，馓子仍然是节日里饭桌上必不可少的吃食，但村里人极少再去大张旗鼓地炸馓子了，而是选择在想吃的时候去买两把。买来的馓子永远是酥脆的，但也一直是同一个味道。

生活一直向前，节日一直会延续下去，馓子也会跟着节日一直都在。我们怀念曾经费心炸馓子的日子，我们也接受今天的方便快捷。怀念是为了记住，记住是为了延续，在馓子飘香的日子，我们总会想起记忆深处最重要的人。

